

夜光杯文丛

夜色依然旧

张梅◎著



文匯出版社

夜光杯文丛

夜色依然旧

张梅◎著

文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色依然旧 / 张梅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5. 1

(新民文库·夜光杯文丛)

ISBN 7-80676-685-5

I. 神... II. 张...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1248 号

新民文库·夜光杯文丛·个人专辑

夜色依然旧

作者/张 梅

新民文库总策划/朱大建

责任编辑/杨建英 特约编辑/贺小钢 封面装帧/周夏萍

出版发行/文匯出版社(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编 200041)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上海浦东联印刷厂

版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1240 毫米 1/32 字数/190 千

印张/8.5

印数/1-6000

ISBN7-80676-685-5/I·128 定价: 18.00 元

张梅

广州人，祖籍广东梅县，曾经当过知青、工人、出版社编辑，1988年开始发表作品，创作以小说、散文见长。1993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1994年从广东人民出版社调入广州市文学创作研究所当专业作家，1997年至2000年任《广州文艺》杂志社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小说学会理事，广州市政协委员，出版长篇小说、散文集、中短篇小说集15种，并是电影《周渔的火车》等影视作品的编剧，曾获国家和省市级文学奖。现为广州市文学创作研究所所长。

夜光杯文丛·个人专辑

第一辑

- 李 辉《静听回声》
陈丹燕《偶遇》
范敬宜《敬宜笔记》
叶文玲《枕上诗篇》

第二辑

- 程乃珊《海上萨克斯风》
何 为《纸上烟云》
张聂尔《八千里路云和月》
黎先耀《缪斯之恋》
顾 艳《蜘蛛人》

第三辑

- 南 妮《在平淡与奢华之间摇摆》
赵 凝《那种风情》
黄 茵《回家——一个人的图说历史》
张 梅《夜色依然旧》

第四辑

- 秦文君《傻瓜相机》
刘 齐《形而上下》
莫小米《岁月的智力游戏》
顾 土《无笑不谈》

网上订购：800 图书网 www.book800.com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还有照片(代序)

一本书,除了自己的文字,还有自己的照片,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就像黄茵对我说的:“等到老了,还有照片可以看。”总结自己的一生,除了文,还要有图,图文并茂。总之这个时代就是一个图文并茂的时代。于是就兴致勃勃地开始翻起自己的一堆照片,但是发现许许多多的照片都是用傻瓜机照的。于是黄茵同志就说,你年轻的时候应该找一个做摄影的男人做男朋友。这句话还是说得到位。不然,好年华过去了,就剩下一些拍得脸孔模糊的照片,不能不说是一种损失。

看自己的照片,发现自己真的是一个旅游狂。中国的版图上,能去的都去过了。今年夏天,所里的同志们闹着要去采风,于是翻开地图一看,看了半天,只有北疆的喀纳斯没有去过,于是就一鼓作气地去了喀纳斯。果然是漂亮。但旅途还是劳累。

比如说 1994 年在新疆帕米尔高原上的卡拉库力湖边上拍的一组照片,那个高山湖泊实在是太漂亮了,后面是著名的穆士塔格峰,湖水是宝蓝色的,我和当地的几个孩子合照,好在还并不太做作,没有污染了身后的风景。那年我是第一次去新疆,和同伴一起,坐着当地的公共汽车一站一站地走,伊犁、库车、阿克苏、巴音布鲁克、喀什、塔什库尔干、红旗拉

甫,沿途住五块钱一晚的汽车旅馆,公用浴室,公用厕所,一个半月后在兰州机场看到李兰妮,我喊她一声,她居然认不出我。后来她说当时我又黑又瘦,脸上像涂了层黑油。最有意思的是她当时伙同一个深圳的年轻美貌的小富婆到兰州办事,飞机上还告诉小富婆自己在广州有个女友,长得如何如何,要向她推荐。结果一看到我那副样子,话就吞回去了。

又比如1994年5月在泸沽湖拍的一组照片。那次去泸沽湖真是艰苦。同行的还有成都的贾丽雪,那真是一个豪爽女子,比我还豪爽。我们俩先是去了西昌,在西昌贾丽雪同志问朋友借了一部北京吉普,三个人就从西昌出发,开去泸沽湖,中间在一个叫什么盐的地方住了两晚,那个地方严重缺水,山都是秃的,贾丽雪的朋友还带我们去看了当地的一处名胜风景,就是一座小山长得特别像男性的生殖器。我记得当时所有人都看得兴致勃勃。这个县城真是很有特点,其中有一道当地的菜是酸菜煮粉肠,好吃得不得了,还有酒煮鸡的卵。后来我还以这个县城为背景写了一篇关于打工妹的小说。石娃说我把那个打工妹写得像贵族小姐一样。

又比如1995年在黄华路我家拍的那组照片。当时石娃在《现代画报》,带着摄影记者扛着大灯小灯来我家拍,还把张欣也叫来了一起拍。之前她已经在中大拍了李兰妮。她那期杂志上介绍三个女作家。

又比如1990年在黄茵家拍的那组照片,那应该是我目前为止拍得最好的黑白照片,是在黄茵家坐着聊天,黄茵同志以她一贯的心血来潮,突然间要拍的,不仅一点妆没有化,穿的还是黄茵的裙子。至于那天我穿了什么衣服,真的一点也记不起来。不过肯定是不好看的,不然不会临时换了黄茵的裙子穿。

又比如八岁时照的照片,是在广州中山五路的“艳芳”照相馆照的。

“艳芳”是广州当时最好的照相馆。照片下面还有父亲亲手写的“小女儿，1966”。但二姐却说应该是 1968 年照的，她说我们家的孩子到了十周岁都要去照相馆拍照。

这样一组组的照片看下来，一张张的照片看下来，一生就像某部电影一样的在你面前走着，只不过这部电影的主角是你自己。

于是想起蒋碧薇，说她老的时候，常常就对着徐悲鸿画她年轻时候的肖像落泪。我想我老了，身边也可能只有大大小小的照片。至于落不落泪，那就看心情了。

2004 年 9 月 30 日

目
录

还有照片(代序) 001

辑一 我的家

盈福新街	003
木屐声声	009
父亲的苹果	013
仁爱的母亲	018
小红	021
远去的“油角”	026
清明	029
棉布和花鞋	031
猫趣	035
走“亲戚”	040
猫和少妇	043
不亦快哉	046
聋耳陈	048

神说	050
给我未来的孩子	053
旧衣穿在妇人心	056

辑二 我的城

夜色依然旧	061
暴雨将至	065
红棉红棉我爱你	070
怀旧的西港城	073
开平火蒜	075
樱花	078
我的后巷——周家巷	080
早茶的滋味	083
买衫	086
陋习	088
风	090
花	092
看看谁怕谁	094

辑三 风景

云之南	099
美丽	113

蜻蜓	115
天上地下	117
珠宝集市	119
风景	123
雪	127
泸沽湖的月	129
西昌	133
早晨	136
巴音布鲁克之夜	141
不断旅行	146
明信片	149
彩虹	152
黑缎子的坎肩	155
秋天的茨坪	158
潮阳之夜	160
在路上	165
灵感之道	177
夜半钟声到徐州	179
赤柱之美	181

辑四 眼神

分手一刻	187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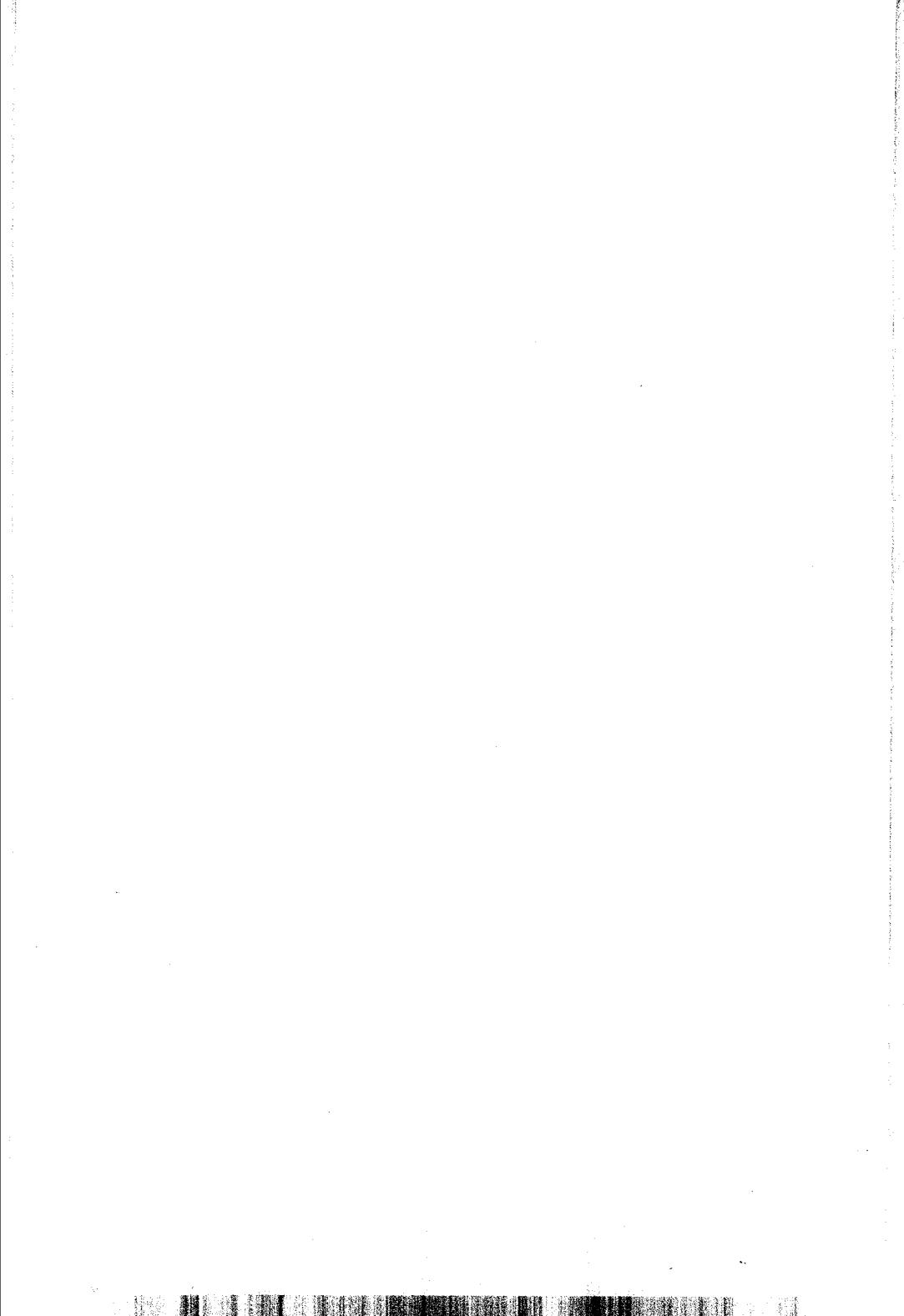
快乐	189
绿薄荷	192
眼神	195
风雅	197
擦肩而过	199
鸡同鸭讲	201
卷土重来	203
美丽人生	205
读书郎	207
隐私	209
纪念多莉	211
黑洞	213
裤子	215
酒保	217
吃相	219
爱情	221
目前香港是西餐	223
李默的刀法	225
顶级模式	227
辑五 往事如烟	
叮咚的早晨	231

讲什么身世飘零	235
琳达	237
如水的眷恋	239
叶子	243
圣诞蜡烛	246
收藏	248
火树银花	250
初恋情怀	253

輯一

我的家

这一生搬了很多次家，不知住过多少地方。
但除了盈福新街，都不会梦到。那间老宅，
一次次地在梦中出现，是那么清晰，带着某
种温暖，使你在黑暗中潸然泪下。



盘福新街

在新近的广州市的版图上已经看不见“盘福新街”这个地名了。盘福新街就像在任何一座现代化城市里的许许多多的忽然消失的某幢楼房、某所学校、某间馄饨店或者某棵树木一样，消失了，就不会再让人想起。因为现代的生活节奏，甚至不会令人去感叹和回忆。

听到盘福新街将要被拆掉的消息的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到在盘福新街的那间老宅的后院里，在母亲亲手种下的鸡蛋花树的树下，挖出了一艘玉船。玉船被挖出来的时候，泛着老玉的光泽。老人说，梦里的玉都是福气。

梦做到一半就醒了。漆黑的夜里，恍然就睡在旧时的房间里，窗格子是木头的，窗的玻璃晃着米兰树的影子，窗前是一张很旧的书桌。

这一生搬了很多次家，不知住过多少地方，但除了盘福新街，都不会梦到。那间老宅，一次次地在梦中出现，是那么清晰，带着某种温暖，使你在黑暗中潸然泪下。

盘福新街不是一条街，而是一个大院。建在广州市越秀山南门正对着的盘福路上，原来叫“高级知识分子宿舍”，后简称为“高知宿舍”。后来觉得此名太张扬，就改名为“盘福新街”。

盘福新街是陶铸在广州当市长时给知识分子盖的示范单位，广州还有一处著名的“湖边新村”，多为画家音乐家居住，我的许多小学同学也住在那里，现在也拆了，建起了省画院。

盘福新街是1958年建起来的，我也生在那个地方。开始是两幢三层的建筑，每幢有六个门牌，长长的一溜。楼下一层的后院都是通的，我们一群小孩子常常在后院里捉迷藏和玩其他各种游戏。当时我家住19号一楼。听我母亲说，我家搬来得比较早，所以就先挑的一楼。那时人的观念不同现在，喜欢住楼下，因为有前后花园，还阴凉，出入也方便。现在想起来，主要是那时治安好。

这两幢楼，前面的一幢住的多是教授一级的医生，其中有一个很著名的胸外科医生杨爱莲，她的女儿很小就开始练习小提琴，现在也不知道还是不是从事音乐工作。另外一个消化道专业的潘医生，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儿，后来是省歌舞团的当红舞蹈演员。我们这一幢多是建筑设计方面的工程师。因为我父亲当时在建委工作，所以也和工程师们住在一起。慢慢院子里又盖了三幢房子。一幢依然是三层，住的多是高级干部，另外两幢是四层的，住得就比较杂，有艺术家，也有高级干部。当时一个很出名的画家陈洞庭也住在那儿。记得他背有点驼，黄昏时候常下楼喊他的儿子回家吃饭。他的楼上住着岭南画派的蔡迪之，楼下是名气很大的画院院长胡根天先生。在盘福新街旁边的一幢旧房子，是汪精卫在广州时的别墅。

那时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而是向苏联学习，生得越多越好，五个以上的就是英雄母亲。因为我是家中第五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所以我有时怀疑母亲是不是为了当英雄母亲才把我生下来的。

这样，几乎每家都有四五个孩子。整个大院就成了孩子的天地。

盘福新街建起来的时候，正是广州城最美丽的时候。所有在60年